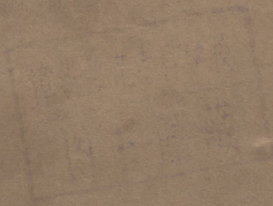


21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再版

王安石全集

校閱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四冊定價五元

王安石全集 卷四

書(二)

上田正言書二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瘳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此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與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

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其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攜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鬪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膺天下屬己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晦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

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聲榮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爲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踏久矣。大賢閒起。廢踏之中。率常位庫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尙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著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警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定。後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事。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

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忽忽。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雖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者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遊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尙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稗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稗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磨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綿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慚。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貲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寬通精明。暴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神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閣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尙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謨。惟伏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下。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概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尙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旣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卽敘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憲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閣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修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疎絕之罪者也。然閣下拊循

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敘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閣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蹶。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閱閱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棄絕。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調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其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竟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自妄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尙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某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物搔動牘戶使不得成其業。牘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鄙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鞭撻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糴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則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

尺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焉。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乎。州人無辭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獎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己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慙然欲出仕。往卽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旣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某慙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旣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乎。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代人作

俞附。疾蠱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附焉。則少矣。隱而虞俞附之心。其族嫫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蠱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

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簣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附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悻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徧迫陋庠。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名。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慚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寔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貺。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慚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焰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弟講肆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

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愜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倅書二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至須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臺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其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卽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疊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臥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俟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其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旣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

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似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其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焉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

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忤視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敢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闊。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屈。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答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義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眞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鉞字。且賡所貺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爲之奈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怪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王該祕校書二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官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尙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其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

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廢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尙有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欣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以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欣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陳梈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

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儒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尙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闊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襲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答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於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面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